

WAR AGAINST 'GREEN JADE' CAMPAIGN 李晓明 苗冰舒 著

暗影线暗



解放军出版社

暗 线 谍 影

李晓明 苗冰舒 著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暗线谍影

李晓明 苗冰舒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隆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5印张 320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1988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23001——33000

ISBN 7—5065—0332—8 / I·42 定价：3.50元

目 录

楔子：特工名单的秘密	(1)
一 事发祭孔日	(10)
二 幽会樱桃沟	(22)
三 夜半坠情网	(34)
四 新校长的苦恼	(45)
五 远足去	(59)
六 祸埋南大寺	(72)
七 书房风波	(87)
八 血溅北城墙	(100)
九 “13号”发出密电	(110)
十 第七颗绿宝石	(121)
十一 关帝庙化险为夷	(129)
十二 第9168名战士	(141)
十三 教堂婴啼疑	(153)
十四 到敌人后方去	(164)
十五 夜走黑松林	(182)
十六 大闹龙虎厅	(192)
十七 刀劈大师兄	(208)
十八 智斗张天师	(222)
十九 迎敌之前	(232)
二十 初次交锋	(242)
二十一 身陷魔窟	(254)
二十二 复活节的枪声	(267)

二十三	母性的光辉	(277)
二十四	金银锁的秘密	(290)
二十五	御前会议前后	(301)
二十六	围网捕鱼	(312)
二十七	相逢清洋江	(323)
二十八	针尖对麦芒	(334)
二十九	花姑娘	(346)
三十	引鱼上钩	(357)
三十一	爱情的羁绊	(368)
三十二	二进流花镇	(378)
三十三	解铃还须系铃人	(390)
三十四	走马换将计	(399)
三十五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410)
三十六	临终露真言	(422)
三十七	最后的“忏悔”	(430)
三十八	石家庄述职	(439)
三十九	是少女还是老虎	(449)
四十	智斗恶魔	(457)
四十一	决战马王庙	(466)
四十二	尾声	(480)

楔子：特工名单的秘密

一张特工名单成了不解之谜。

一九四一年八月处暑过后，华北大平原秋禾正旺。上半年春旱，六月才下了两场透雨。现在遍地流金泛银，高粱摆穗，棉花绽蕾，玉米缨红。趁着大地漫天扯起了青纱帐，县游击大队在县委书记兼大队政委王灵光的带领下，在索卢河畔烧盆屯村北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全歼从城里窜出来的日军宪兵队。事后查明：宪兵队队长小笠原若龟也在其中。

为防止敌人报复，王灵光指挥大队迅速转移，只留下一个战斗组，由副大队长杨维新带领打扫战场。

杨维新发现了一具熊一般的尸体，其腰挂着三星东洋刀，胸章上有死者的名字——小笠原若龟。这才知道他是驻县城的宪兵队队长。死者臀部下面还压着一个黄牛皮挎包。杨维新取下挎包打开，没发现什么贵重物品，仅有洗漱用品，几包金枪烟，再就是一封被血水浸透了的公文纸袋。杨维新知道小笠原若龟是侵略军驻防部队的显赫人物，所以立即注意到了这个文件袋。他拆得很仔细，一层层展开，见里面有一张敌人活动在冀南地区的特工名单。名单上有他认识的，也有他不认识的。忽然，杨维新看见了王灵光的名字。作战地点在流花至德州的汽车道上，离

县城很近。他顾不得细思细想，扔掉那个挎包，把名单放在上衣口袋里藏好，便指挥战斗组撤离了现场。在有名的杏花春雨的杜烟村边跨过索卢河，他们归回了本队。

索卢河风光旖旎秀美。如果把冀枣平原比作仙女绿色的裙裾，那么东边的清洋江和西边的索卢河就是这美丽裙裾上两条飘逸流动着的金色缎带。

索卢河边的杜烟是这个地区的八景之一，“郭村晚照”、“高阁临秋”都比不上杜烟美丽。前人有这样的诗句：“濛濛春雨过花溪，云似烟兮烟欲迷。欲看斜雨村落近，何人绿野忙扶犁。”秀美的景色勾不起杨维新的兴致，他独自一人坐在村头的破碾盘上，点燃烟，一口接一口地吸，想着心事……

“你怎么啦？副大队长。”王灵光端着半碗老白干来找杨维新，“古人云，一人向隅，举座不欢！大家都在喝庆功酒，你怎么逃席了？”

“恐怕是太累了。脑袋疼……。”

杨维新站起身想走，却被王灵光一把按住肩头：“维新，你打扫战场怎么样？怎么回来也不说一下？”

“噢……”杨维新先是一惊，心想难道他知道了打扫战场搜到特工名单的事？他是不是想试探我的口气？后又想既然他没有挑明，自己又何必太紧张，于是说：“我忘了向你汇报，掩埋敌尸二十三具，其中有小笠原若龟，还捡了些子弹，别的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王灵光两眼盯着杨维新追问，“那你为什么不高兴，情绪这样低落？”

“也许太劳累，本想歇一歇。”杨维新向来心直口快，可这会儿却把话藏在肚里，心想：装得倒挺象，你这个吃

里扒外的家伙！只要我把这张名单递上去，你就会受审查。他甩掉手上拧灭的烟头，拂袖而去……

王灵光自讨没趣。他这个人从不计较小事，只当老同学委实太累了，才心情不愉快。他笑嘻嘻地跟在杨维新后面说：“野花不种年年有，烦恼无根日日生。任烦恼去吧，我们很快乐！”王灵光知道杨维新这个老同学有小脾气。

再说杨维新，他心里着实烦闷，这特工名单上为什么会有王灵光的名字？与自己一起闹学潮，又一起参加革命，今天的堂堂县委书记，竟会是汉奸、特务？他又看了一遍特工名单，“王灵光”三个字又分明写得清清楚楚！他顾不上吃饭，马上派人将这份重要的情报送到军区。

冀南军区驻地在清河县的黄金庄。接到这份名单，军区立即决定派人去冀枣调查。民运部部长韩中把特派员蒲剑找到自己的办公室。

韩中身材修长，穿着黄细布双插兜干部服。他不时地用手摸着短髭，象老师出了一道代数题，让他的学生回答：“蒲剑，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应该怎样初步分析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

“说不上。”蒲剑摇摇头，“没有调查，谈不上什么看法。”看来他是想交白卷了。

“据仅有材料，案情是否应该这样分析——”韩中说话温文尔雅，思维敏捷，有条不紊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大队的作战地点在县城东南方向、县城到德州的汽车道上，小笠原若龟是想把名单从县城带往德州，因为日军派遣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正在德州视察，这份名单是送给土肥原的。第二，小笠原若龟是日本的重要军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土肥原属玄洋派，而小笠原属皇道

派，是元老重臣石桥若龟的姻亲。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元老重臣的后辈手中得到这张名单，还会有什么疑问？你说呢？”

“不知道！”蒲剑年纪不大，却做了很长时间的保卫工作，连有的军区首长也都称他是小机灵鬼，眼下他却是一问三不知。韩中笑吟吟地弯着食指摸摸胡须，心想：蒲剑毕竟是小毛孩子，我们的岁数正好相差一半，在一个有深谋远虑的成人面前，一个不到二十岁的毛娃会有多大分量？韩中接着说：“还有第三，怪不得冀枣这几年局面打不开，原来有这样一个跟党二心的县委书记！我们去调查，有权说抓就抓，说杀就杀。人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特派员同志，该说话时，你就说吧！”

“那可中！”蒲剑不动声色，而且显得十分平静。

“为什么？”韩中实在沉不住气了，他很想教训教训这个年青人，让他知道他在跟谁说话。但他又想，我们毕竟不是一个部门，我这个部长也管不着他那个特派员。再说既然要在一起工作，何必先搞坏关系呢？韩中换了一副容颜责怪蒲剑：“你前一个‘说不上’，后一个‘不知道’，左一个‘这不行’，右一个‘那不中’，那依你之见这案该怎么查法？你总该有个见解，谈谈自己的看法嘛！”

“我只知道结论必须产生在调查之后。”蒲剑沉静地说，“不经调查研究就下结论，最易先入为主，是有害的。”

韩中让保卫员小庞端来两缸茶水。他先捧起茶缸，吹吹水上的浮叶，品尝了一口，然后慢条斯理地问：“这张名单是在石桥若龟外甥、南小路子爵姻亲、本城宪兵队长小笠原若龟少佐身上搜出来的，难道名单上的是什么人还费解吗？”

“是一张特工名单不假，但这些人不一定是敌人的特工人员。”蒲剑不论在谁面前总是不卑不亢也不苟言笑，

“就是在特务档案中，也可能有假名单，这也不乏先例。特务机关邀功骗赏，胡编乱造站组人员，在这方面我们的教训还少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九三五年，希特勒要德国情报头子海德里希编造了名单，捏造关于苏联最年轻的元帅、年仅四十二岁的屠哈切夫等八名高级将领的政变计划和出卖情报的事实。在所谓大量的‘证据’和‘真实’的名单面前，苏联当局审讯只用了几十分钟，就判决在十二小时内处死这八名高级将领……”

“很好。”韩中对这个年轻后生稍稍有了点认识。韩中过去从不把这个在行军时常常马前马后奔跑的机关特派员放在眼里，认为他只不过是个毛头小伙子。从刚才这段言谈里，他才略微知道对方还算有点分析能力。他想了想，对蒲剑和保卫员小庞摆了摆手，说：“算啦，不谈了。咱们去换便衣吧。”

天擦黑，韩中部长、蒲剑特派员和部长保卫员小庞化装成商人模样，动身起程。

“黄金庄，黄金庄……”小雷边走边唠叨，“才住了三天，真舍不得离开。”

为了缓和一下和蒲剑的紧张关系，韩中也笑嘻嘻地搭讪着：“小鬼，黄金庄又没有黄金，为什么舍不得离开呀？”

“这村里不少人家姓潘，听说潘金莲就是黄金庄人，老乡们讲我们住的房子就是潘金莲住过的。武二郎的家恐怕也离这儿不远，该不是南边的武家村的人吧，你们说对吗？”

“噢！原来是小鬼想潘金莲啦！”韩中说起玩笑话。小

虎脸红了，急忙辩解：“俺可不是那个意思。”

“施耐庵写的小说，有没有潘金莲和武大郎其人其事还值得研究。”蒲剑呼吸着大平原上秋天傍晚清新的空气，对走在身边的小庞说，“再说《水浒》写的是大宋宣和年间的事，距今已经八百多年了。潘金莲就是当年盖座铁房子恐怕也早已不存在了，你怎么会住她的房子？况且小说家的创作都是虚虚实实，是否真有武大郎、潘金莲尚在两可之间，又怎能知道武大郎是武家村人，潘金莲是黄金庄人呢？”

“特派员说的对！”韩中赞同地说道，侧着头问小庞，“小家伙，你这几天没有违犯群众纪律吧？民运部通知，部队到黄金庄住宿，不准提武、潘之事，谁提就是犯纪律。”

“我在黄金庄时没有提过，这不离开才问你们嘛！我这不算是犯纪律吧？”

“小鬼头，”韩中眯缝着眼看了看小庞，“可真有你的！”

“特派员，你是哪里人？”小庞问蒲剑，“韩中部长在冀枣县教过书，是旧地重游。你呢？我记得你说过你是我的老乡。”

“我？”蒲剑说，“我是流浪儿，说不准是哪儿人，在冀枣我也呆过……”

“那，”韩中笑了笑，“咱们都是旧地重游喽？”

“我可不是。”小庞连忙更正，“我是景县人，只知道我的外婆是冀枣县郭村人，可是我没有去过。”

“郭村我知道。”韩中颇为熟悉地说，“郭村在县城西南，风景十分优美，冀枣八景就有‘郭村晚照’。等咱们行动到那里，你可以到外婆家去看看！”

“那敢情好！”

薄暮降临，韩中在自己身上加了件便衣夹袄。夜晚行动，警卫人员格外当心，小庞从枪套里拔出手枪，去掉包枪布，推上子弹，打开了保险。趁着垂垂暮色，蒲剑暗自打量了一下小庞，心想，别看这小家伙矮墩墩的，但动作可真有点麻利劲儿。到了这个时候，蒲剑才埋怨自己：这个军区指挥部里的警卫人员差不多都归自己负责，也很早认识了小庞，怎么就没发现他这个优点呢？

天渐渐黑下来，他们改走小路，小庞手提驳壳枪在前，蒲剑负责断后，而韩中连枪也不掏出，背着手，从容地走在正中。

经过三小时夜行军，韩中他们才找到冀枣游击大队。县委书记兼大队政委王灵光到地委开会去了。韩中、蒲剑找副大队长杨维新谈话。

“你再说，”韩中开门见山，“把情况谈得越详细越好。”

“没有什么好谈的了，情况就是那个样子。”

杨维新一表人材，体格匀称，皮肤也保养得很好，络腮胡刮得干干净净，两鬓下面白皙的皮肤泛着黛青色。他双手抱肩，回答着韩、蒲二人的询问：“我知道的都已向地委、分区汇报过了，多一点也没有了。”

“那么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韩中非常严厉，而且以教训的口吻毫不客气地问道。

“名单是我从宪兵队长尸体下面的挎包里搜出来的。这些天，我不知揣摩了多少遍，越想越不对头，要说王灵光是特务鬼都不信！”杨维新耷拉着眼皮，连头也不抬地说，“这就是我的看法。”

“那么，怎样解释名单上有他的名字？”韩中几乎是质

问，“名单上还有别的人，查过没有？发现什么线索了吗？”

“名单上的人死的死，逃的逃，即便找到个把，也是一问三不知。”杨维新摊开双手，“没办法。”

“跟王灵光同志一起工作的人里谁最了解他？”蒲剑好不容易插上话。

杨维新说：“上小学的时候，我就是他的同学。我们是在清洋江边光着屁股一块儿长大的。冀鲁方圆上百里，有很多人认识他，了解他……”

“行啦，”韩中不耐烦地打断杨维新的话，“我问的是你个人的看法，怎么老回避问题？”

“这……”

韩中一味地批评责问，杨维新一直支支吾吾。局面尴尬，气氛紧张。

“瞧你这愁眉苦脸，前言不搭后语……”韩中气得脸色蜡黄，训斥道，“怎么遇事象个没嘴的葫芦，唔唔啾啾的什么也讲不清！不能光想着王灵光是你的好同学，是你的入党介绍人。同志！党性重要还是私人感情重要？这是什么时候？你把党的利益放在什么位置上了？你要好好掂量掂量啊……”

“韩老师，”杨维新站起来请求说，“难道你不了解灵光？他能是敌人？我们两个都是你的学生！”

“现在不是卿卿我我的时候。我不是你们的老师！”韩中不容分辩地说，“我是上级派来的调查人员。你必须如实反映情况。要把案子弄清！把名单的事，把王灵光等人的问题查个水落石出。这是党和上级交给我的任务，也是你应尽的责任。你这个人就是器量不大，胆子太小，害怕

连累你自己，所以才吞吞吐吐……你怕什么？无事不可对党言嘛！”

杨维新低头不语。

韩中继续开导他：“你想想，冀枣县出了多少怪事？抗战前，地下县委被破坏，县委书记和你们的荆云老师牺牲了。这几年，你们县大队又几次被敌人包围。这都是偶然的吗？王灵光和白家小姐不清不白的关系，还有同土匪头子和老和尚的来往，这些事情不都值得仔细想想吗？”

杨维新还是不语。

韩中无可奈何地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我们都再好好想一想。要记住，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蒲剑不太了解这个县的情况，但他已经知道：这里的斗争很复杂。

一 事发祭孔日

从华北第一大商埠——天津往南走五百里，有一座风光秀丽、乡土气息很浓的小城，这便是冀枣县城。它在绿色的原野上，象碧绿海洋上一个显现出闪烁的砂石地、布满青灰岩石的小岛，砂石是它的街道，青岩是它不规则的砖瓦房。别看县城小得实在不起眼，据史载，这儿却是个历史悠久、颇有点名气的地方。据说，太公望避纣，引车卖浆就在这儿。距今县城十五里的西北方向，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煮枣城，如今荒草野冢，早已无迹可寻，古代却是车辚马萧兵戎相见的地方。

此刻，古代的煮枣城，如今的冀枣县，正进行着气势逼人、短兵相接的斗争。

……事情是因为“祭孔”而引起的。一九三五年的农历九月二十二日，时值孔老夫子的诞辰。五四运动以前，每年到了这个日子，城乡的士绅们便聚集在孔庙，晨钟暮鼓地祭祀一番。这个祭典已废除十几年，今年国民党又通令恢复起来了。

在这座小城里，别看街道和建筑歪歪斜斜，漂亮房子少得可怜，但孔庙大成殿却修得富丽堂皇，髹漆金钉的三座大门洞然敞开，神龛、匾额、供桌、祭器金碧辉煌，庄严肃穆。虽然大厅正中没有了头戴十二旒的官冕、身着十

二章王服，手执镇圭、脚蹬云履、正襟危坐的孔子塑像，但雕漆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灵牌更富有一层神秘色彩。论理，在与柏拉图齐名的世界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丘诞生两千四百八十六年之际，在他的灵牌前开开纪念会，这不会引起什么轩然大波。但这年与往年不同，时逢“九·一八”事变的四周年，淞沪抗战“一二·八”事件三周年，日本侵略气焰日盛，不仅成立了满蒙伪政权，而且何、梅有了协定，土、秦又在谈判，华北五省土地眼看就要全部丧失，而国民党不许人们谈论抗日，不准学生们阅读进步书籍，却反而发出训令要进行复古的祭孔活动，于是一场如火如荼的学潮，在这座小县城里爆发了……

这个小县城里有座简易师范学校。在纪念周仪式上，校长宣布了县长祝循安的命令，要简师的全体师生参加祭孔大典，并在仪式上唱祭孔歌；祭孔大典之后，还要增加读经的课程。随后，音乐老师踩响那架唯一的破风琴，一句一句地教唱起祭孔歌来。学生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往日唱歌兴高采烈，声音嘹亮，一学就会。现在却唱得无精打采，声音七零八落，一课时没学会一句。许多人都在想着心思。

六班的杨维新是个很安分的学生，一心扑在课本上，很少过问课外的事，现在心中也起了波澜。他回想自己六岁入学的那一天，讲台上放着一个又旧又脏的丁字小木牌，说是孔子的牌位，老师领头向这小丁字牌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从此以后，每天上学要先向这小木牌磕个头，然后才坐到自己位子上大声念着那一窍不通的文言文。不久，听说北伐军要来了，提倡新文化，女的剪辫子、放脚，还要打倒孔家店，学校就把那丁字牌劈成柴烧了，课本也

改成了白话文。现在为什么又恢复了祭孔和读经？真是象俗话说的那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为此他心中很是纳闷。下了晚自习，就偷偷地去找语文老师荆云。

荆云老师住在学校西跨院的小南屋里，他知识渊博，思想进步，学生都愿接近他。那么学生见老师为什么又要偷偷摸摸的呢？一来是下了晚自习，马上就要熄灯睡觉，作息时间必须遵守；二来怕给荆云老师惹来麻烦，哪个老师课外接近学生多了，就有赤化嫌疑，而所谓赤化分子是要杀头的。杨维新贴着墙根，悄悄地走到荆云老师的门口，不料，屋里有人大声讲话，好象是吵架。走近一听是上班的同学王灵光，只听他嚷道：“华北五省这么大，已经放不下一张书桌了，还祭什么孔！国民党无非是叫我们俯首贴耳当顺民，做羔羊，任凭他们去卖国。我们决不答应，我们绝不当亡国奴！”荆云老师嘱咐他：“遇事要冷静，不要冲动。”王灵光不再说了，气冲冲地出了屋。

王灵光走到杨维新跟前，杨维新用食指顶住他的后背，吓唬他：“别动，你被捕啦！”

王灵光大吃一惊，扭头就照后边人的当胸打去，拳未落下，就看清楚了，笑着说：“原来是你，捣啥鬼！”

“你说话那么大声干啥？也不怕刘弼达的鬼头刀！”

提起这鬼头刀，真是叫人毛骨悚然。国民党不抗日，却派来了一位剿共专员，名叫刘弼达。他带来了一个旅，驻在南宫城。他养着一队刽子手，个个是凶神恶煞般的彪形大汉，身穿白绸裤褂，背着明光耀眼的鬼头大刀，专门干那杀人的勾当。因为杀的人多了，那杀人的技巧无比熟练，一刀下去就可以砍下人头，并且身上不沾一点血迹。这些人平时在茶楼酒馆饮酒作乐，每逢集日就必有爱国青